

中日关系“政冷经热”再思考 ——“结构性相互依存”的视角

高成璠, 赵长峰

(华中师范大学 政治学研究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 中日两国经济相互依存度很高, 但政治关系却比较冷淡。已有研究大多将“政冷”和“经热”分开论述, 导致解释力度略嫌单薄, 运用“结构性相互依存”的视角, 通过构建商品层级结构模型和结构性相互依存对双边关系影响的公式, 对中日经济与政治的关系给出新的解释。

关键词: 中日关系; 政冷经热; 贸易结构; 结构性相互依存

中图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2458(2012)02-0012-07

长期以来, 中日经济相互依存度很高, 但中日政治关系受其影响却比较小, 表现比较冷淡, 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政冷经热”现象。近年来, 有一种趋势日益明显, 即中日政治关系趋冷大多由日本政府的主动行为造成。为什么日本政府可以不顾及中日间存在的经济高度相互依存而屡次做出一些破坏中日友好关系的行为? 鉴于相互依存理论对此不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 试图引入一种新的视角, 即“结构性相互依存”, 对中日“政冷经热”现象进行新解释。

一、相互依存与中日关系“政冷经热”

相互依存是“现代国际体系的根本特征”^①, 而相互依存理论也被视为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的重要分支之一。相互依存论者信奉“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的法则, 对国家间关系及其发展有着基本一致的看法, 即经济相互依存不仅能够保障国家间经济关系的良性发展, 而且能够“外溢”到

其他领域, 推动国家在军事和政治等其他领域全方位的国际合作。简言之, 相互依存是促进国家间和谐共处的一个积极因素。

中国和日本于1972年建交后, 双方的经贸往来取得了长足进步。现在, 中国是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 日本则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据日本海关统计, 2009年中日双边贸易额为2320.9亿美元, 其中, 日本对中国出口1096.1亿美元, 自中国进口1224.8亿美元, 日本贸易逆差128.7亿美元^②。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合作方面也有较大的发展。以实际投入外资金额计, 2008年, 日本对华总投资额为36.52亿美元, 在所有对华投资国家和地区中位列第四; 2009年, 中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金额900.33亿美元, 日本以41.17亿美元在对华投资国家和地区中名列第3^③, 占总投资额的4.5%。由此可见, 双边紧密的经贸和投资已经成为两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然而在经济密切合作的同时, 双边政治却在不断角力, 致使双边政治关系日益趋冷。一是在对待历史问题上, 日本政府及右翼分子一直拒绝道歉并歪曲侵华历史以及日本右翼领导人屡

收稿日期: 2011-12-01

作者简介: 高成璠(1985—), 男, 安徽滁州人,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2009级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亚太国际关系研究; 赵长峰(1973—), 男, 河北黄骅人,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副教授, 法学博士, 主要从事国际政法研究。

① K.J.Holsti, *International Politics—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Prentice Hall, 1984, 158.转引自: 倪世雄等著:《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第336页。

② 中国商务部国别贸易报告: 2009年日本货物贸易及中日双边贸易概况, 来源于中国商务部国别数据网, http://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asp?news_id=18334。

③ 前两位是香港(539.93亿美元)和台湾(65.63亿美元), 参见商务部新闻办公室: 2009年1~12月全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情况, 来源于中国商务部利用外统计数据,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tongjiziliao/v/201002/20100206785656.html>。

次参拜靖国神社,给中国和受到过日本侵略的亚洲其他国家人民心理造成严重伤害;二是在中日领土争端问题上,日本动作频频,拒绝中国“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不断进行军事强化占领。自2010年9月以来,钓鱼岛撞船事件及围绕东海油气资源开发而产生的摩擦使中日政治关系雪上加霜。

按照相互依存理论,既然中日经济高度相互依存,中日政治关系理应良性发展。显然,上述现象与此种逻辑推理相悖,即相互依存理论不能解释中日之间的“政冷经热”现象,那么,中日间为什么会存在“政冷经热”现象?国内学者一般分开论述,认为出现“政冷”的主要原因是日本右翼势力抬头及所作所为破坏了中日政治关系的良性发展;“经热”则主要是因为中日处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高度相互依存,并认为只有双方更好的合作才能取得共赢^①。这些解释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是却不能回答如下问题:一是中日经济高度相互依存,为什么不能对政治形成助力,使中日政治关系保持良性发展;二是中日经济相互依存的背后是否存在经济转化为政治控制力的问题;三是中日经济相互依存是对中日均有钳制还是只对其中一方有钳制?一旦双方关系下降,谁受损更严重?

从商品层级结构与双方国内经济结构出发,试图引入一种新视角,即结构性相互依存,对经济相互依存在双边关系中所起到的牵制作用及影响进行分析,进而揭示造成中日“政冷经热”现象的深层原因。

二、结构性相互依存及其影响

(一) 结构性相互依存

所谓“结构性相互依存”,是指在长期的历史条件下,两个国家由于生产力水平和自然禀赋差异造成经济结构不同,进而导致双方在贸易交往中形成一方单边脆弱的相互依存情况。举例来说,假设有A、B两个国家,A国属于技术水平较低的初级产品出口型国家,而B国属于技术水平较高的高端产品出口型国家,两国在长期的经济交往中便会形成结构性相互依存,B国需要A国的

初级产品,而A国则需要B国的高端产品,很显然,A国更加依赖B国而不是相反。结构性相互依存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结构性相互依存与国家的经济结构紧密联系。能否形成结构性相互依存,主要看双方国家的经济结构,如果经济结构相近,则较难形成结构性相互依存,例如,在中东彼此的产油国之间由于经济结构相近就不可能形成结构性相互依存。所以两国经济结构要有差异,存在自然禀赋和生产力水平高低的区别,双方的主导经济结构要能形成互补性,即双方在经济交往中,不论产品的科技水平高低,都是对方需要的商品,这样彼此间便有了存在结构性相互依存的可能。其次,结构性相互依存具有长期性和历史性的特点。一方面结构性相互依存主要基于国家经济结构,而国家经济结构形成需要较长的时间,同时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例如,在南美洲,其经济结构至今仍然受到殖民历史的影响;另一方面,双方贸易结构确立并形成依附于经济结构的相互依存也需要长期的时间。因此想要改变贸易中形成的结构性相互依存,需要国家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这需要较长的时间,少则十余年,多则上百年才能使整体的经济结构发生根本性改变。第三,结构性相互依存存在单边脆弱性。由于生产力水平彼此间失衡,即一方较高,另一方较低,一旦经济相互依存遭到破坏,生产力水平较低的一方遭受的损失明显大于对方,这便是单边脆弱。

(二) 国际贸易商品层级结构及其控制力

尽管处于结构性相互依存的国家都会受到彼此的牵制,但是所受影响程度不同,主要取决于双方经济贸易商品的层级,而这必然会受到各自国内经济结构的影响。以高新技术为主的国家出口的一般是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商品,而技术水平比较低的国家用于国际贸易的商品则大多是初级(加工)产品或自然资源。在国际经济贸易中,贸易商品呈现金字塔型,处于顶尖的商品是技术含量较高且能够生产的国家较少,因此这些商品处于一种被垄断地位,获利较高,例如,在中美贸易中就有8亿条裤子换一架波音飞机之说,由此可见一斑。现将贸易商品划分为4个层级并简单分析其控制力:

第一层级商品,包括战略资源及最高端技术

^① 代表性文献主要有:刘江永:《政冷经热的中日关系》,《亚非纵横》2005年第1期;冯绍奎:《对中日关系政冷经热的再思考》,《日本研究》,2006年第2期;张季风:《中日之间政冷经热的常态化及对策》,《国际贸易》2005年第6期。

产品。前者强调的是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如石油、稀土、铁矿石、煤炭等战略资源;后者强调的是不可替代性(或替代性较小),例如,大型飞机、精密机床、高性能大型计算机及军工贸易中的导弹、军舰、战斗机、坦克等。最高端技术产品处于贸易商品金字塔顶端,受技术水平的限制,世界上能够生产此类产品的国家屈指可数。对于掌握最高端技术产品的国家来说,由于可替代性非常小,它在结构性相互依存中拥有较大的对对方的控制力;对于依赖最高端技术产品的国家来说,由于进口渠道单一,不敢轻易破坏双边关系,一旦破坏关系有可能招致对方贸易报复,从而给自己造成巨大的损失。

第二层级商品,指技术含量较高(比第一层级商品技术含量稍低)且能够生产的国家相对来说较多的产品。这一层级商品相对于第一层级商品来说,能够生产的国家较多,但并非所有国家都能生产,相对于第三层级商品来说,进口渠道仍然比较狭窄。重型机械、大型运输设备、大型船舶的制造、重要的电子元件、光学设备等等,均属于此类产品。由于存在多个供应渠道的国家,如果处于结构性相互依存的国家因某些原因无法从对方那里进口相关设备,那么可以从其他具备生产能力而且愿意出口的国家进口。进口国付出的代价虽大,通常还是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因此,这个层次的商品对双边关系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不至于造成无法承受的损失。在双方有分歧或冲突时,需要双方对这一层级的贸易成本和收益进行对比,判断双方冲突成本是否超过了此层级贸易的收益,否则贸然以这个层次的贸易来制裁对方不但可能达不到预期的效果,而且有可能会丧失在这个市场所占有的份额。

第三层级商品,主要指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业制造品和初级的加工贸易品。如,纺织制品、半加工品、人工制品等等。这类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主要受到原料、机器设备和人力成本的制约。这类产品在双边关系中的控制力比较小。一方面此层级商品来源地较多,有很大的可替代性;另一方面此层级商品的附加值较低,市场面临很大的竞争,所以中断出口就会造成永久失去市场的可能性。

第四层级商品,主要指几乎没有科技含量的农产品、手工制品。这类产品绝大多数国家都能

生产,而且本国也是生产国。该层级的商品在双边关系中控制力微弱。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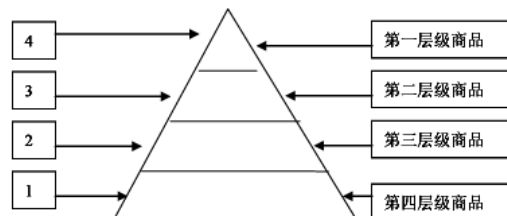


图1 贸易商品4个层级

(三) 结构性相互依存对双边关系的影响

为了更加直观地分析不同层级商品对双边关系走向控制力的大小,本文对每个层级的商品控制力进行赋值。第一层级商品控制力指数赋值为4,往下依次降低,第四层级商品为1,第二、三层级商品赋值依次为3、2。在金字塔结构中,底部最宽,所以也就意味着此类商品的进口渠道比较多,可替代性比较大,第四层级商品进口渠道指数也就最大,赋值为4,第一层级商品进口渠道则最窄,赋值为1,第二、三层级商品赋值依次为2、3。控制力数值同进口渠道指数呈反向关系,即控制力指数越大进口渠道指数就越小。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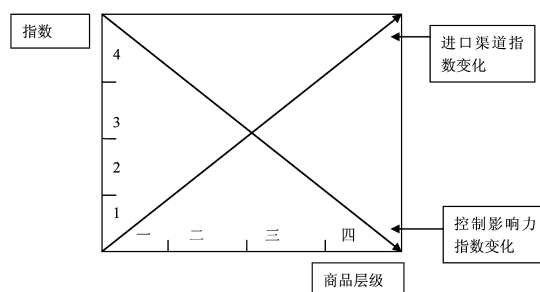


图2 控制力数值与进口渠道指数关系

为了更好地体现商品层级和进口渠道变化对双边关系的影响,提出以下公式:

$$① C = \frac{L \times P}{I}$$

$$② C = \frac{L_x \times P_x}{I_x} + \frac{L_y \times P_y}{I_y} + \frac{L_z \times P_z}{I_z} + \frac{L_w \times P_w}{I_w}$$

(上面公式中的C代表结构性相互依存中一方对双边关系的控制力指数^①;L表示商品层级指数;P表示某层级商品在对外贸易中所占的百分比(%);I表示某层级商品进口渠道指数;x、y、z、w分别表示四个层级的商品。)

双方在贸易中,各个层级的商品都有一定比

① 一方的控制力指数可以理解为对方的受损指数,即如果一国的控制力指数为2,那么意味着对方的损失指数也为2。

例,不可能全是一种商品,所以应该考虑层级商品在贸易中所占的份额(P)。之所以要除以进口渠道指数(I)是由商品的可替代性决定的。如果不考虑进口渠道指数则有可能出现如下情况:例如,在两国贸易中, A 国出口的第一层级和第四层级商品各占50%,而 B 国出口的第二层级和第三层级商品各占50%,如果不考虑进口渠道指数,则 A 国在结构性相互依存中对双边关系的控制力指数为(C_A)= $L \times P = (4 \times 50\%) + (I \times 50\%) = 2.5$;而 B 国对双边关系的控制力指数为(C_B)= $L \times P = 2 \times 50\% + 3 \times 50\% = 2.5$ 。表面看起来控制力指数相同,然而却与实际有一些出入,不能很好地反映国际经济现实。因为第一层级的商品由于非常稀缺或是技术太高,世界上能够生产的国家太少,除了这个国家其他国家基本都不能生产,即使比例很小,也没有其他选择;而第二、三层级商品,由于进口渠道相对较多,即使某国不出口,从其他国家进口也可能只是距离不同而已,而且由于竞争,价格有可能更为低廉。如果考虑进口渠道指数,那么 A 国和 B 国结构性相互依存对双边关系影响则会出现不一样的情况: A 国指数为 $C_A = \frac{L \times P}{I} = (4 \times 50\%) / 1 + (I \times 50\%) / 4 = 2.125$; B 国指数为 $C_B = \frac{L \times P}{I} = (3 \times 50\%) / 2 + (2 \times 50\%) / 3 = 1.083$,所以考虑进口渠道指数能够更好地反映国际经济事实。指数的大小表示双方在结构性相互依存中的控制力, A 国的控制力指数为2.125, B 国为1.083,表示在双边贸易中,一旦发生冲突, A 国只需要承受1.083个单位的损失就可以让 B 国受到2.125个单位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 B 国的决策将会受到一定的牵制,即使 A 国做出挑衅性的政治行为, B 国也不敢轻易动用经济手段进行反击。与此相反, A 国则有很大的回旋余地,不必担心 B 国的经济报复。

三、中日经济结构性相互依存与双边关系

(一) 中日经济是结构性相互依存

中日双边的贸易商品主要体现了双方的主体经济结构,而中日各自的主体经济结构决定了中日经济是一种结构性相互依存。

1. 中日经济结构的确立

日本自然资源匮乏,能够满足本国需要的只有石灰石和硫磺,而稀缺资源如原油和石油制品主要依靠进口,具体资源对外依赖度为:铁矿石和铜矿石100%,石油99.68%,煤炭97.7%,天然气96.3%,铅矿石94.9%,锌矿石83.5%^[1]。为弥补自然资源的不足,二战后日本政府制定国家发展大战略,进行国家产业战略大转型。经过30年的努力,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相继确立了造船业、机械电子复合产业、信息产业等支柱性产业。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期间日本造船量几乎占世界新船一半以上;机械电子复合产业生产的数控机床也在20世纪80年代占领了世界市场,世界最先进的FMS^①便出自日本;同一时期,日本的信息产业实现突飞猛进的发展,不仅超级计算机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在计算机小型化方面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2]。日本支柱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其他相关高端行业的发展,例如,钢铁业、机械行业、软件和半导体、汽车业等。

新中国建立初期,经济结构基本上处于以农业为主的阶段。经过六十多年发展,我国建立了比较齐全的工业、农业和服务业体系。农业内部结构实现了农林牧渔业全面发展;工业结构门类齐全、轻重工业并重,劳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共同发展;服务业结构基本实现传统服务业与现代服务业共同发展、相互促进的局面。但从总体上讲,中国产业结构仍处于一种低级化、不合理的状态,产业结构升级面临很多风险和挑战,具体表现在:过度依赖外需,已有产业结构固化,弱化经济自我调节能力,延缓产业结构升级;经济运行大起大落,企业经营环境不确定性加大,会扰乱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资产价格暴涨,吸引大量生产领域的资金和其他资源,推迟乃至破坏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知识产权保护不足,导致创新激励缺乏,难以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创新支持;知识和人力资源积累不足,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缓慢,使产业结构升级缺少持续的支撑能力;产权结构和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善,使企业缺少长远眼光和长期行为,制约产业结构升级。目前中国的支柱产业存在不掌握核心技术,即“空心化”问题,这

① 柔性制造系统简称FMS(Flexible Manufacture System),是一组数控机床和其他自动化的工艺设备,由计算机信息控制系统和物料自动储运系统有机结合的整体。引自埃兹拉·沃格尔著,韩铁英,黄晓勇,刘大洪译。《日本的成功与美国的复兴——再论日本名列第一》,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出版,第69页。

不仅严重制约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还将严重危及国家经济、军事和信息的安全^①。

2. 中日经贸往来体现了经济结构性

中日经贸额度比较大，而且中国连续3年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也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仔细对比双方的贸易结构不难发现，中日经济相互依存是各自经济结构造成的。2009年日本对中国出口前3位的产品是机电产品、贱金属及制品和化工产品，出口额分别为450亿美元、144.5亿美元和102.9亿美元，占日本对中国出口总额的41.1%、13.2%和9.4%；日本自中国进口的主要商品为机电产品、纺织品及原料和家具玩具，进口额分别为460.8亿美元、245.2亿美元和87.9亿美元，这3类商品占日本自中国进口总额的37.6%、20%和7.2%^②。从数据上来看，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日本市场上依然占有较大优势，如，纺织品及原料、鞋靴伞和箱包等轻工产品，在日本进口市场的占有率均在50%以上。但是这些产品由于技术水平较低，中国竞争对手众多，包括越南、泰国、中国台湾省以及意大利、美国等。

在中国和日本的双边贸易中，双方国内经济结构的差异形成了互补，日本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比较高，而中国对技术含量较高的重工业

产品需求较高。日本学者津上俊哉在《日中关系为何政冷经热》一文中提到，很多日本行业都享受到了“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新需求，尤其是激活日本经济“新需求”的机械、钢铁、化工、电子配件等类产品对华出口的猛增，效益得到大幅提高，日本国内甚至出现了一个新词汇，叫“中国特需”，“中国特需”这个词从侧面反映了中日的经济交往结构性相互依存情况。

综合上述分析，中日经济关系是一种结构性相互依存。

(二) 结构性相互依存对中日双边关系的影响

根据中国商务部发布的中日贸易报告中公开的数据，笔者对各层级商品进行了计算，得出如下数据（分别见表1和表2）：

根据 $C = \frac{L_x \times P_x}{I_x} + \frac{L_y \times P_y}{I_y} + \frac{L_z \times P_z}{I_z} + \frac{L_w \times P_w}{I_w}$

及上面表中的数据进行2005年控制力指数计算：

$C_{日} = 33.9\% \times 4/1 + 44.2\% \times 3/2 + 9.3\% \times 2/3 + 5\% \times 1/4 = 2.0935$

$C_{中} = 26.4\% \times 4/1 + 24.6\% \times 3/2 + 6.3\% \times 2/3 + 34.3\% \times 1/4 = 1.5528$

依次对双边历年的控制力指数进行计算，得

表1 日本对中国出口商品构成						
分类商品	年份 / %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第一层级	33.9	33.6	39.6	35.2	31.8	34.6
第二层级	44.2	44.9	37.7	43.0	45.2	44.1
第三层级	9.3	9.9	9.7	9.2	10.4	10.0
第四层级	5.0	3.8	3.8	3.9	4.1	3.7
合计	92.4	92.2	90.8	91.3	91.5	92.4

表2 日本从中国进口商品构成						
分类商品	年份 / %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第一层级	26.4	25.0	23.8	25.4	21.7	22.7
第二层级	24.6	25.8	27.6	28.7	28.0	31.1
第三层级	6.3	6.0	6.4	6.2	6.7	8.0
第四层级	34.3	34.4	33.3	31.3	35.2	30.0
合计	91.6	91.2	91.1	91.6	91.6	91.8

（以上数据来源于中国商务部网站）

出历年控制力指数（见表3）：

通过统计双方的比值走向如下图：

通过上面的表格和线性图可以明显看出，

2005年至2010年 $C_{日} > C_{中}$ ，即在中日经济结构性相互依存中，日本对双边关系的影响大于中国，表明日本在双边贸易结构中更具有控制力，中国的

① 戴旭：《房地产撑不起大国崛起》，《今日国土》，2007年第10期，第26-27页。

② 中国商务部国别贸易报告：2009年日本货物贸易及中日双边贸易概况，来源于中国商务部国别数据网，<http://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qikanlist.asp?qikanid=2114&title=2009年日本货物贸易及中日双边贸易概况>。

表3 中日商品双边关系控制力指数

控制力指数	年份 / %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C_{日}$	2.093 5	2.093	2.223 7	2.124 1	2.029 6	2.121 4
$C_{中}$	1.552 8	1.513	1.491 9	1.566 1	1.420 7	1.502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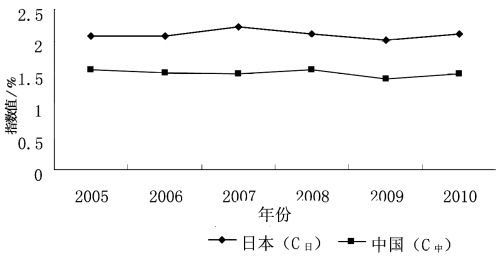


图3 指数变化图

单边脆弱度大于日本。以2009年指数为例，日本只需要付出1.4207个单位的损失，就能够让中国承受2.0296个单位的损失。在这对关系中，中国预期会承受更大的损失风险，所以不能贸然使用经济手段，日本政府也无需担心其经济发展因中国经

济报复而受到影响，从而增加在政治上的回旋余地。在2010年中日稀土贸易摩擦中，中国中断了对日本的稀土出口，而当日本供应商逐渐用完制造高科技部件所需的稀土时，中国工厂所需的高科技部件也开始断货，因为中国很多工厂组装的产品需要使用日本的高科技部件，而那些部件又使用稀土。权衡再三，中国不得不对日本恢复稀土出口^①。由此可见，中国同日本贸易中所表现的单边脆弱性远远高于日本。

此外，下表显示了在2001年到2010年3月中国对外贸易中，外商投资企业在出口企业中所占的份额：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

表4 外商投资企业在出口企业中所占的份额

份额	年份 / %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1~3
外商投资企业	1 332.17	1 699.85	2 403.37	3 386.07	4442.09	5638.28	6955.19	7906.20	6722.30	1746.47
出口总值	2 660.98	3 255.96	4 383.71	5 933.69	7619.99	9690.73	12180.15	14285.46	12016.63	3161.69

根据上表统计出数据柱状图如下：

可以明显看出，外商投资企业在出口企业所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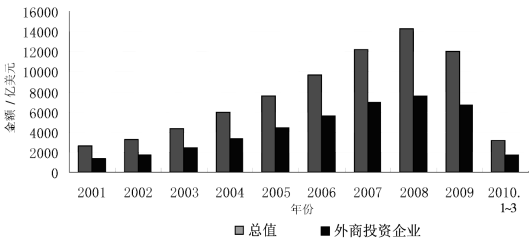


图4 外商投资企业在出口企业中所占比例图

出口类型企业中，出口额基本占据了50%以上。在中国对外出口的商品中还包括这些公司出口的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而日资企业在中国外资企业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截止到2009年，在中国的两万多家日资企业采取各种形式进行经营，已经完全融入中国经济^②。在中日经济结构性相互依存中，如果计算上述因素，中国对双边关系的影响度会进一步下降。

通过上述分析，中日经济交往呈现的结构性

相互依存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日本对中日关系的控制力。所以出现在中日间的情况是，尽管中日政治关系持续冷淡，经济却能够继续交往。可以做如下推理：中国如果因日本采取不负责任行为而对日本实施经济报复，那么中国经济受损程度将明显高于日本，这不符合中国外交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的宗旨。因此面对日本不负责任的具有挑衅性的行为，中国政府一般只是发表“严重关切”、“严厉谴责”等外交辞令，而不会采取实质性的如中断中日经济联系等手段。日本自然明白其中缘由，时不时地利用经济上的控制力强于中国的节点，进行政治关系试探，观察中国在某些问题上的承受底线。而在中国不采用经济手段报复的情况下，日本也不愿主动挑起贸易事端以破坏中日经济关系，尽管受损小于中国，但对于日本低迷的经济仍然是不小的打击。因此，虽然日本能在政治上采取一些有损双边政治关系的行为，但日本不愿意（也不敢）主动在经济上采取一些有损双边经济关系的行为（尽管日本损失小

① 来源于新华网：《美媒称中国已对日本恢复稀土出口》，2010年11月21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0-11/21/c_12798432.htm。

② 《后危机时代日本对华投资的机遇与前景》，来源于新华网，2009年12月01日，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9-12/01/content_12568014.htm。

于中国)。由此可见,中日经济间的结构性相互依存是中日“政冷经热”局面出现的必要条件之一。

四、结 语

中日因经济结构不同,在长期交往中逐渐形成了结构性的相互贸易。一方面,这对发挥双方经济最大的效能是一种良性的互补;另一方面,中国在其中控制力不足,存在很明显的单边脆弱性,对日本缺乏有效的反制手段。这种情况警示我们,加速中国目前产业结构的升级刻不容缓,即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届五中全会报告中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

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①。这有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而扭转因结构性相互依存而导致中国相对于他国的单边脆弱性,从而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的发展。

[参 考 文 献]

- [1] 徐辉. 出鞘的倭刀:日本军力全接触[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8: 214.
- [2] 埃兹拉·沃格尔. 韩铁英, 黄晓勇, 刘大洪译. 日本的成功与美国的复兴——再论日本名列第一[M]. 北京: 三联书店, 1985: 17.
- [3]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我国产业结构升级面临的风险和对策[J]. 经济研究参考, 2010(13): 35-38.
- [4] 戴旭. 房地产支撑不起大国崛起[J]. 今日国土, 2007(10): 26-27.
- [5] 杨书臣. 日本震后企业的海外转移及中国的应对[J]. 日本问题研究, 2012(1): 16-19.

[责任编辑 李颖]

Rethink“Cold Politics and Hot Economy”Phenomenon in Sino-Japanese Relations ——On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 Interdependence”

Zhao Changfeng, GAO Chengjin

(Institute of Politic Science,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Hubei,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As we all know, though there is high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relations between these two countries is not so close. The separation of “cold politics and hot economy” in most concerning researches offered poor explanation on Sino-Japanese economic & political relations. This treatise, in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 interdependence, attempts to provide a new explanation on this subject by formulating the influence of commodity structure model & structural interdependence upon bilateral relations.

Key Words: Sino-Japanese relations; cold politics and hot economy; structure of trade; structural interdependence

① 新华社:《授权发布: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来源于新华网,2010年10月18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10/18/c_12673082_2.htm。